

# 建構台灣母語線上社群與使用行為初探<sup>\*</sup>

黃毓超、李佩容  
國立東華大學

本文為應用傳播科技於語言復振之初探性研究，藉由網路跨時空和社群媒體網絡效益建構台灣母語線上社群平台，目的為讓社群參與者能即時分享並深入對話與交流，使社群成為母語認同的基礎，提升自身母語意識和使用。研究包含檢視當前台灣年輕一輩的語言學習歷程，討論母語流失背後因素以及社群建立後之使用行為調查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語言情境消失是當前台灣母語流失的最主要因素，印證過去許多語言學家提出的警示。我們根據此平台的訊息內容分析與焦點團體訪談回饋，就母語線上社群的經營方向提出具體建議，期以此研究結果提供未來相關母語社群經營及運用新興傳播科技於復振工作之參考。

關鍵詞：母語、社群媒體、語言復振、線上社群、網際網路

## 1. 前言

一般而言，「母語」(mother tongue) 是人出生後最先接觸的語言，也是在關鍵期 (critical period) 前所習得的語言，等同於「第一語言」(first language)。<sup>1</sup>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951 年對「母語」的定義，母語除了是出生後所習得的第一語言外，亦是其在思維及使用上最自然的溝通工具。不過，一個人的母語或第一語不限定只能有一種語言，在環境許可的情況下，兒童甚至可以同時習得兩種語言以上，亦即習得雙語或多語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參閱 Snow, 1998)。

然而，「母語」等同「第一語言」的邏輯並不能完全套用於台灣當前語言環境。由

---

<sup>\*</sup> 本論文係國立東華大學 2012 年院特色計畫之「語言復振跨媒體平台計畫」部份成果，部份研究內容曾以〈語言復振線上社群建構與使用者行為初探〉為題，發表於 2013 年 5 月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數位文化行動研究室與社團法人中華白絲帶關懷協會共同舉辦之「數位創世紀學術實務研討會」。兩位作者感謝研討會評論人谷玲玲教授與呂傑華教授的建議以及本刊匿名審查者們寶貴的修改意見，同時謝謝研究過程中所有參與同學們的協助。

於國民政府自 1950 年代起大力推行「全面說國語運動」，在公共場所及學校嚴禁「方言」（即台灣本土語言，包含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各族語言），導致家庭語言（home language）逐漸被「國語」（以下改稱「台灣華語」（Taiwan Mandarin），參閱何萬順，2009）所取代。

在此政策推行下，台灣華語所形成的強勢地位不僅使其成為台灣社會的第一語言，更逐漸取代其他本土語言成為台灣年輕一代（十八歲以下）的「母語」。陳淑嬌（2007）調查當前台灣語言活力後指出，台灣各族群母語皆面臨世代傳承（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困境，其中原住民族語言斷層最為嚴重。六十歲以上能以原住民語流利表達者之比例僅佔 5.26%，在年輕一輩則幾乎面臨全面流失。而閩南語與客家語在年輕族群中的有效溝通能力亦是最低的，閩南語在十二歲以下者佔 44.09%，十三到十八歲佔 55.29%；而客家語十二歲以下僅佔 2.79%，十三到十八歲佔 2.13%。

因此，本文之「台灣母語」，明確來說，是指「台灣早期本土族群語言」，包含閩南語、客家語和台灣原住民各族群的語言，亦即在 1945 年之前多數台灣本土族群成員在出生後所習得的第一語，通常是該族群承先載後所使用的語言。這些不包含台灣華語的本土語言，即為當前台灣母語語言復振（language revitalization）的主要對象。

## 2. 文獻探討

### 2.1 台灣母語復振的意義與挑戰

語言學者 David Crystal（2000）曾提出「綠色語言學」（green linguistics）的概念，強調一個語言代表一種文化，語言環境如同生態環境一樣，越是具有多樣性，則各語言之間越能相互豐富彼此的內涵，讓整個大文化體系越發強健。<sup>2</sup>此外，一個具備多樣性語言的對話情境更可以促進與刺激社會成員的多元思考，並培養成員在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生存技巧，使其能相互理解彼此文化內涵進而增進文化和知識的傳遞（Araújo e Sá & Melo, 2007）。

台灣自古即是多語言社會，也因語言多元，台灣文化總是充滿了豐沛的活力和創造力。在語言接觸過程中產生的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不僅刺激我們的思維並擴增我們的視野。以當今最常使用的台灣華語為例，其已包含許多閩、客或原住民語所帶進

<sup>1</sup> 值得注意的是，「母語」（mother tongue）並不一定是「母親的語言」（mother's language）。

<sup>2</sup> 依據宋偉航譯文，頁 97。Crystal (2000: 36) 之原文如下：“Each language constitutes a certain model of the universe, a semiotic system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nd if we have 4,000 different ways to describe the world, this makes us rich. W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preserving languages just as we are about ecology.”

的生活、文化元素，如：取自閩南語的「好康」、「趴趴走」，或客家語的「硬頸」、「叛」，及阿美語的「馬拉桑」等。因此，一個社會能讓多元語言永續發展除彰顯文化包容性外，也是文化豐富內涵的表現。

然而，如前言所述，當前台灣母語已面臨大量流失的危機。但更令人憂心的是，台灣整體語言政策無論在制度保護或實質傳承似乎都缺乏有力作為。蕭素英（2007）就指出，雖然政府已自 2001 年將「鄉土語文」納入九年一貫課程，但這些母語課程時數低落（每週僅安排一堂兩小時的課程），其形式意義似乎大於實質意義。此外，各公部門也缺乏多語能力，對於母語的推展助力有限，且許多語言權利法案仍未完成立法程序，無法有效提供法律地位的保障。由此觀之，倘若隨著各母語使用人口的逐漸凋零，再加上未能及時建立完善的傳承機制，恐將造成語言的滅絕。

但語言復振除了仰賴政府由上至下的語言政策和規劃外，藉由凝聚在地（如：家庭、社區）力量的「由下而上」策略，更是讓語言永續生存的關鍵（Nettle & Romaine, 2000；轉引自張學謙 2011）。而從在地出發的基礎則奠定於母語意識的啟發，如 Fishman（1991）所言之「先前的意識型態澄清」（prior ideological clarification），惟有讓民眾能夠誠實面對母語流失情況，並清楚明白母語使用與保存的意義，才有可能有效進行語言復振工作。因此，在現階段台灣社會的母語相關法規、政策、體制仍未完善之際，我們更應該以喚醒意識為主要復振焦點，並積極提升年輕一代的母語認同，如此或能逐步減緩當前母語斷層的危機。

## 2.2 傳播科技提供語言復振的機會

語言是傳播的根本，科技的進步也讓語言學者開始嘗試使用新興傳播工具於復振工作，其中語言保存和母語傳承可說是兩大應用的焦點。在語言保存部分，語言紀錄者能大量降低人力和經濟成本以數位錄影、錄音工具蒐集、保存和分析豐富且珍貴的語料（如：Grenoble & Whaley, 2002）；在語言傳承部分，結合影像、聲音、文字、圖畫的多媒體教材也開始大量使用於母語教學現場（如：Kroskrity & Reynolds, 2001）。

Eisenlohr（2004）曾深入分析數位科技應用於語言復振工作的意涵。他指出這些科技帶來最明顯的價值在於，一方面以更相對便利和經濟的方法紀錄語言；另一方面以更簡單和多元的模式創造和擴散母語學習，進而促進瀕危語言的保存和傳承。且數位科技提供一個語言連結新生活型態的機會，讓逐漸消逝的語言能與新一代的生活習慣和偏好相互結合，讓年輕族群願意接觸這些語言（Buszard-Welcher, 2001），並更進一步讓這些語言能在年輕族群的個人社交網絡中被使用（Edwards, 2002）。

近年來電腦科技與網際網路普及讓語言振興相關工作有更多元發展，如：線上母語字典的建構（Montgomery-Anderson, 2009）、多媒體母語學習（Hermes & King, 2013）、連結各地語言使用者（Sadan, 2011）等。其中，網際網路跨時空的效益更讓瀕危（少數）語言的使用者能在虛擬空間中（如：網路論壇）彼此互動，而其對話與論辯的過程不僅幫助語言的維繫更滋養了文化的共同性（cultural commonality），進而促使語言社群（linguistic community）的生成（Brink-Danan, 2011）。

事實上，許多語言復振工作早已開始透過電腦/網路工具創建新型態的語言社群。Warschauer（1998, 2000）就提出，夏威夷在地的族語學習課程即結合線上即時討論、電子郵件溝通和網頁開發等互動工具，學員除了能利用各種溝通媒介增進彼此資訊交流促進情感凝聚外，這些多媒體工具也成為連結在地原住民社區力量，透過豐富的媒材讓夏威夷原住民傳統文化再現，強化學員的族群認同，並深化其母語使用以達到更有效的復振效果。

台灣目前可見的語言復振工作似乎多集中在語言保存或典藏的應用，部分學術研究機構尤致力於大型語言資料庫的設立，如：中央研究院語言典藏計畫下的「台灣南島語數位典藏」（<http://formosan.sinica.edu.tw>）、「閩客語典藏」（<http://minhakka.ling.sinica.edu.tw>）等。然藉由數位媒體促進母語傳承工作主要以教學工作為核心，也多處於實驗階段。其中部分研究提出電腦輔助母語學習能提供豐富的語言和文化資料（翁貴美 2008）、增加學習興趣（李元鴻 2008）或促進族群認同（石美惠 2011）等。

而從社群角度出發的復振工作大致是結合在地社區為主的協作策略，如：近期從紐西蘭引進的「語言巢」（Te Kohanga Reo）模式，即希望透過群體關係融合語言學習達到全面語言浸滲（language immersion）的學習成效（吉娃詩·叭萬 2006）。不過，藉網際網路建構新的語言互動社群目前仍不多見，黃愷銘（2004）曾以「網路母語學習社群」測試凝聚族語學習者的認同並提升學習動機，但結果卻顯示此模式較能滿足已具備學習動機的成員，對於透過社群提升動機和意識仍缺乏顯著成效。

然而，事實上母語學習社群並非唯一促進語言和文化認同的模式，王雯君（2005）曾援引 Anderson（1983）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概念分析網際網路上客家社群的形成，並提出若能將族群文化特質作為想像的元素，即能藉由族群成員在虛擬空間的互動來形構及凝聚族群認同。因此，我們認為提升母語意識不能單獨依賴傳播科技開發更多的學習環境或教材，而是必須增加母語文化資訊的傳遞，促進使用群體對母語/文化的想像，並藉由互動過程產生的對話和情感強化認同，提升母語使用與傳承意識，進而真正達到母語復振的成效。

## 2.3 母語線上社群的建構

我們認為近年興起與普及的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s 如：Facebook.com）或能成為最適合發展「母語社群」的工具平台。由於社群網站同時具備網際網路的跨時空特性與社交連結功能，能讓分散各地的語言使用者基於共同的語言、文化元素進行對話和串連（Herring *et al.*, 2007）；且社群網站視覺化的網絡管理機制也讓使用者能方便且經濟地進行社交互動和維繫關係，並促進使用者融入所屬團體（Ellison *et al.*, 2012）。因此，以社群互動為根基的使用情境應更容易創造群體意識、深化對群體的認同，幫助母語社群的生成。

目前已有研究開始探索多元語言在社群網站使用行為上的呈現（如：Cunliffe *et al.*, 2013；Honeycutt & Cunliffe, 2010；Carroll, 2008），結果顯示語言在這些新興媒體中產生更有創新性和社交性的使用情境，並肯定這些工具作為語言維繫的新機會；然而，至今似乎仍未見直接利用社群網站作為語言復振工具的研究或調查。由於創造認同是社群建構的核心，故我們應能將台灣母語作為年輕一輩共有的歷史與認同，並藉由社群網站提供的社交連結機制，讓使用者更方便地進行台灣母語/文化的資訊互動和對話討論，創造對台灣母語的共同想像，促進母語意識和母語使用的提升。

此外，過去文獻也指出，社會網絡扮演著影響語言使用的關鍵角色（Milroy, 1980；Kerswill & Williams, 2000），網絡中使用語言直接影響了語言的維繫。由於台灣當前母語復振的其一挑戰即為社群和家庭單位的分裂，造成使用者失去說話對象和/或聽話對象，讓無論原住民語、客家語、閩南語等使用在年輕一代族群中不斷萎縮。因此，社群網站的網絡功能更可以作為串連各地母語使用者的中介，幫助年輕一代尋找母語溝通對象，創造新的語言使用機會，讓母語使用能融入生活，達到活化母語使用的目的。

我們將本研究定位為以社群網站作為語言復振工具的探索性調查，目的為嘗試使用新興的社群媒體工具建構母語線上社群（online community），並探所其在提升年輕族群母語意識和使用成效；本文中我們將探討下列三個研究問題：

問題一：當前台灣年輕族群的母語意識和使用情形為何？

問題二：母語線上社群建構過程中，成員的參與和互動模式為何？

問題三：如何透過線上社群的參與和互動促進母語意識與使用？

##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建立母語線上社群吸引年輕族群參與為目的，我們選擇大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並結合校內「語言復振」課程，實驗此新型態的傳播模式運用於母語復振之成效。

為理解這些對象之母語使用習慣並設定整體社群建構方向，本研究分為三部分進行：首先，我們檢視此族群成長過程中的語言學習經驗，而後根據分析結果設計整體社群經營方向。在社群成立半年後，我們以內容分析檢視社群傳播訊息互動，並藉由深入訪談來討論成員參與和使用行為，並根據此結果幫助我們理解社群產生的效益並調整與規劃改善。這三部分研究過程詳述如下：

第一部分為描繪當前年輕族群的語言學習歷程。由於制式的量化問卷恐難深入挖掘語言在個人成長背景的流動與轉換過程；因此，我們借用「集體傳記」(prosopography)的取徑，透過探索群體共同生活情境與背景特徵 (Stone, 1972)，蒐集當前年輕族群所處的語言環境及其學習、使用的生命經驗。此研究方法多以個別深入訪談模式記錄目標對象的生命故事與經歷，但本研究為能廣泛蒐集年輕族群的語言經驗，故我們決定採取自我書寫方式請不同母語背景（包含：原住民、閩南、客家等）33 位台灣某國立大學學生以自傳體模式敘述個人「生命中的語言學習歷程」回答包含：語言習得過程、經歷的語言環境（家庭、學校）、語言習得過程中所遇到的人、事、物及其影響等問題。（詳細背景如表一；本次研究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故無法控制各母語族群的分布情形，另調查對象中有 2 名為香港僑生，為聚焦於台灣母語使用者，最後並未將其結果納入分析。）

表一 語言學習歷程研究對象族群背景

	原住民族*	閩南	客家	其他(包含不同族群通婚)	n
男	5	4	0	3	12
女	10	9	1	1	21
n	15	13	1	4	33

註：原住民族各族語言亦不相同，但此研究以整體原住民族代稱。

而後我們採取 Lieblich *et al.* (1998) 所發展「敘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 中近似內容分析的「類別-內容」(categorical-content) 模式，將個別生命經驗與事件分類，藉由比對與歸納這些生命事件與經驗，尋找整體年輕族群之母語學習經驗、困境和機會。我們將所有的生命經驗（包含：相關人物、經歷事件、個人感受等）分類為：家庭溝通語言、學校的語言習得過程、整體社會語言環境和母語傳承的意識與態度等。此外，每篇皆以研究對象之學號後兩碼編號，所有回應皆附註編號、性別和使用母語（研究對象之編號與完整背景資訊參見附錄一）。

第二部分為社群平台建構與分析。我們根據第一部分的分析結果，發展社群的設計方向。平台機制主要透過當前普及的社群媒體服務，包含：Facebook 粉絲團 (Page)、

YouTube 頻道、Flickr 相簿、Twitter 訊息發送等。由於這些服務皆已相互支援（利用帳號相互連結讓 YouTube 影片、Flickr 相簿、Twitter 訊息同時發佈於 Facebook 粉絲團頁面）；因此，目前即以 Facebook 粉絲團頁面作為主要互動溝通空間（如圖一），並設立單一入口網站宣傳（如圖二）。



圖一 母語即集站 Facebook 粉絲團



圖二 母語即集站首頁

為探索社群成員之參與和互動模式，我們將成立半年間（2012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3 年 6 月 10 日）所有平台互動訊息下載並進行訊息內容分析。根據過去文獻指出，社群媒體訊息的主要溝通目的可分為「分享資訊」、「建立對話」和「促進行動」等方面（Lovejoy & Saxton, 2012）；因此，兩位作者根據文獻建議和訊息樣本建構本研究之編碼原則，所有訊息被分類為資訊、社群和行動三項，過程中因編碼原則所產生的差異皆相互討論並

達到彼此完全同意為止。根據最後的編碼原則，兩位作者就管理者發佈之全部 42 則內容進行編碼測試，其相互同意度為 97.6 %、Cohen's kappa 值達 .95，顯示高度的一致性。所有訊息分類細項和編碼結果將於研究結果中呈現和詳細敘述。

第三部分為使用者焦點團體訪談。本研究於 2013 年 4、5 月間舉行 2 次訪談，每次約 90-120 分鐘，共訪問 6 位社群使用者，包含女性 4 位、男性 2 位，其母語背景包含：阿美語 (Amis)、泰雅語 (Atayal)、客語 (Hakka)、噶瑪蘭語 (Kavalan) 及閩南語 (Southern Min) 等，並依上列順序編號 (如表二)。這些訪談者皆有加入此母語線上社群，且每日有固定使用 Facebook 習慣 (一天至少登入一次以上)。由於 Facebook 粉絲團頁面機制會將張貼訊息直接顯示於使用者動態更新上，使用者即可直接轉發分享訊息、回應或加入討論。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與這些使用者深入討論個人於此社群之參與行為，以作為未來社群發展及改善參考。訪談問題聚焦於：社群對於母語使用和認同之意義及影響、參與社群期間的使用經驗及對於社群待開發效益和經營建議等。

表二 焦點團體訪談成員背景資料

編號	性別	母語
1	女	阿美語
2	男	泰雅語
3	女	泰雅語
4	女	客語
5	女	噶瑪蘭語
6	男	閩南語

## 4. 研究結果

### 4.1 年輕族群語言學習歷程分析

為回答研究問題一，我們分別從家庭、學校、社會三個層面檢視當前年輕族群之母語學習的共通經驗、情境與事件，一方面幫助我們理解母語傳承所遭遇的挑戰和環境，另一方面也提出母語社群規劃方向與可能做法。從分析資料我們歸納出三點結論：(一) 家庭逐漸失去母語傳承功能；(二) 學校教育缺乏對母語傳承應有的支持；(三) 整體社會的母語意識仍待提升。然而；從研究對象的回應中，我們仍看到許多母語復振的契機。以下逐一討論：



#### 4.1.1 家庭逐漸失去母語傳承功能

雖然家庭為傳承母語最重要的場域，但我們發現不同族群呈現不同溝通型態。以閩南語為母語的族群中，進入學校教育前，家庭溝通語言大多能以母語作為主要使用語言；但在原住民族和客家族群中，除隔代教養（學齡前與祖父母輩一起生活）的家庭外，父母與孩子間卻以台灣華語為主。此外，若父母親分屬不同母語族群也多以台灣華語為主要語言。這些結果也呼應黃宣範（2008）分析台灣雙語家庭的調查結果，相較原住民語和客家話常有失傳的情形，在大環境中僅閩南語尚能勉強提供年輕族群學習的機會。

我們也發現，無論任何族群的祖父母輩大都使用母語，甚至本身就不擅長台灣華語，故祖孫互動上就必須盡可能以母語相互溝通，也因此祖父母輩可說是主要家庭中的母語使用對象，此結果造成老一輩的離世就直接衝擊下一代母語使用機會和情境：

小時候，家裡講的就是閩南語，上學後回家講閩南語的機率就一直在下降...到現在聽不是問題，但是講就不『輪轉』（流利）了，尤其在阿公阿嬤去世之後，在家除非心血來潮，不然都是用中文溝通，母語在我家幾乎瀕臨絕跡。（編號 20）

我從小生長在阿美族的部落，當時家中還有長輩，因此都是使用阿美族語來對話，阿美族語是我的第一個語言...到了國中...這時候族語幾乎只有叫奶奶吃飯的時候才會說，但也不過說『吃飯』的族語罷了，所以當時我的母語已經從小時候很精熟的程度下滑到只會聽，口說的部分會的只剩下單字以及日常用語而已。（編號 32）

在進入制式的學校教育後，所有族群在家庭幾乎逐漸改以台灣華語作為溝通語言，而家長也未積極持續使用母語，甚或產生父母之間或對上一輩仍使用母語對話，但對下一代卻使用台灣華語相互溝通，造成下一代除了失去使用母語機會外，更持續降低母語能力，此現象再次印證過去的相關調查結果（Sandel *et al.*, 2006，黃宣範 2008）：

大人們說話時，總是很自然地，台（閩南）語也講、國語也講；然而轉向我們時，卻立即『轉換頻道』，僅用單一『國語』跟小孩交談。會造成這樣的情況，其實也是因為在學校都是以國語交流，漸漸的台（閩南）語就不太會說，父母為了和我們方便溝通，也就直接說國語，久而久之變得不會講了，到現在只剩下聽力。（編號 11）

爺爺和同輩還有爸爸說話常使用客家語，和我們聊天卻使用國語，這種情形使得家中在使用客家語的狀況，因對象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到了我這一代，家中大部分的語言使用情形，都是以國語居多。(編號 1)

整體社會長期獨尊台灣華語的價值觀至今仍影響家庭的母語教育。在這些回應中就有 4 位研究對象提及，父母曾擔心語言的轉換可能會造成學習困難或無法適應學校環境，或是學習母語可能會造成使用台灣華語的「口音」，因而從小即使用台灣華語溝通，甚讓小孩參加國語正音班「矯正」：

從小家中長輩都是以閩南語對話，可是因為學校教育是國語導向，父母也怕我們從小說閩南語，上學後會跟不上人家，因此自己小就是用國語教我們所有應該學會的學齡前教育，甚至怕我們會有口音，還送我們到正音班練國語。(編號 17)

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家庭作為母語傳承的場域已面臨許多威脅。過去研究指出，家長是影響母語傳承的重要關鍵 (Fishman, 1991)，尤其對弱勢語言，家庭可能是唯一的習得場域 (張學謙 2011)；然而，在家庭中母語的使用仍未受到廣泛重視，尤其當家長在面臨強勢語言的挑戰時，並未能堅持使用母語溝通，甚而讓強勢語言的地位更加鞏固，造成下一代對於母語傳承並無積極的態度，若此情形並未改善，台灣現有母語未來可能直接面臨消失的危機。

#### 4.1.2 學校教育缺乏對母語傳承應有的支持

雖然學校教育對母語保存有著許多功能性的限制 (張學謙 2011)，但學校在語言復振的案例中仍扮演重要的策略性角色 (McCarty, 2008)，如：藉由課程規劃與安排促進與強化母語使用能力。不過，從我們研究對象的回應中，制式學校教育傳承母語的情況並不令人樂觀。從多數的回應看來，台灣學校環境並不鼓勵使用母語，體制中溝通的語言仍以台灣華語為主。孩子入學後並沒有能以母語相互對話的對象，僅有 2 位提及課餘會用母語交談，且若其母語是相對弱勢的語言，除了可能自身已不熟悉其母語/文化，更可能產生認同的疑惑：

我的父母親都是阿美族，我的阿公、阿嬤、外公、外婆，也全都是阿美族...  
我的生長環境以及讀書環境很少原住民，好像有一兩個，但我們的情況都一樣，我們對自己的族群語言感到很陌生，我的好朋友幾乎都是漢人，對我來說，我的母語是中文... (編號 29)

對於推行鄉土語言教育的回應，也直接證實其流於形式化的困境。有研究對象直接指出，自身或能從鄉土教育感受社會對於母語學習的些許重視，但這些課程時數短少、師資教材缺乏、教學模式無法引發興趣，甚至發生課程被挪作他用的情形：

鄉土教學的教材是用中文拼湊出來的台（閩南）語發音，這項決定感覺政府開始重視『台（閩南）語的教育』，但也並非是那麼確實，一整個禮拜只用短短的一個小時或四十分鐘時間來教學，很多時候更被其他老師拿去做額外的使用，鄉土教學的延續，我並不是那麼的清楚，我只記得在課堂上看著用中文翻成的台（閩南）語音，不管你會念還是不會念，都變得怪裡怪氣...（編號 18）

此外，在學校體制中，母語學習不僅被台灣華語的優勢地位威脅，更面臨與其他外語學習競爭。陳淑嬌（2007）指出，無論在師資或經費上，台灣母語教育並未如同英語教育一樣受到重視。老師、學生和家長對於推動母語教育並無太大的熱衷，甚至存在母語推動會影響外語學習的觀念，造成排斥母語學習，寧可讓孩子接觸外語也不學母語（張美煜，2004）。而本研究中的許多回應也同樣印證此現象，無論在學校教育中或家長的態度，英語所受的重視及接觸頻率皆遠超過母語，甚至產生排擠效應：

回到家和父母親的溝通語言則變成中（台灣華語）台（閩南）混合，通常國語多過台（閩南）語，久而久之慢慢地國語取代了我先前的母語...平常除了說國語，學校下課後到英語補習班上課，也和外籍老師英語對話，回家還要寫英文功課，為了增進聽力每天還要聽英文 CD，久而久之，我的生活裡多了英文這個語言。（編號 34）

綜合上述，鄉土語言教學已在正式教育體制中推行一段時間，然整體教學系統與教育觀念仍面臨許多挑戰，如同過去研究所言，其不僅缺乏專業師資的培養和完善教材規劃設計（周美香 2007），同時也面臨與家庭相同的傳承困境-母語意識與認同的低落。過去語言復振的實務工作上曾建議，在任何語言工作規劃前，必須讓大眾清楚明白語言復振的意義，才有可能有效挽救流失語言（LaFortune, 2000: 24；轉引自張學謙 2011）；因此，意識重建可說是當前母語復振工作最根本的工作之一。

#### 4.1.3 整體社會的母語意識仍待提升

除家庭與學校在母語傳承上的角色逐漸產生失能外，年輕一輩也無法感受整體社會對於母語重視的氣氛，甚或因為語言位階產生的排擠或不正確的母語價值觀，讓使用母語成為鄙俗的溝通方式：

到了國高中時期，在學校能聽到台（閩南）語的機會越來越少，甚至講台（閩南）語好像變成很「俗氣」的表現，所以漸漸有越來越多時候因為同儕之間影響就變得不想講（閩南語）。（編號 82）

我們更發現，當前的社會環境中語言（文化）的弱勢可能造成族群的認同疑惑與危機，甚至存有歧視的現象，我們的研究對象中就有 5 位曾面對程度不等的族群或語言歧視，而個人為避免遭受不平等的對待，甚至只能隱藏其「母（族）語」或「身份」的特質，讓自己盡可能符合主流社會的樣貌：

我記得我國小的時候，都不敢承認我是原住民，更不用說會聽到族語在我們學校裡出現。那時候，同學們都對原住民仍抱有刻板和歧視的現象，因此，在國小階段我都很認真的把我的中文學得很標準，害怕會不小心有族語口音出現，免得被同學們嘲笑。（編號 35）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傳承也是文化傳承。從文化資產角度來看，無論語言使用者的多寡，每種都是傳統的寶藏；從人權角度來看，保障各種語言平等和使用的語言權利（language rights）更是國家責無旁貸的任務（施正鋒 2007）。雖台灣目前的語言權利立法保障的過程仍充滿變數與波折（張學謙 2007），但在上對下政策或法規落實以前，由下往上培養公民認識語言權利應是促成母語認同和肯定族群意識的重要方向。

#### 4.1.4 未來進行母語復振工作的契機

雖然上述情形讓我們憂心母語傳承的環境日益艱困，但許多回應值得我們對台灣母語復振抱持樂觀的態度；如：在學時期參與母語相關競賽能促進對母語的興趣與信心，或藉由學習與接觸母語讓自己更認識族群的文化並找回屬於自己族群的認同感，以及體會母語用在生活溝通的價值與優美：

每次和族語老師在研讀族語的時候，都很讚嘆，覺得我們老人家的用語太有智慧。（編號 31）

任何事情用母語說就好像帶有生命力，他們形容的非常生動，好像搭時光機帶你進入當時的情景一樣，讓你印象深刻。（編號 37）

更重要的是，創造一個被認同的群體對話環境將是推廣母語使用的關鍵因素。讓母語學習者能在同儕間找到可以持續的對話對象，並且讓母語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額外的學習或負擔，才有可能讓年輕一代願意積極使用母語：

能夠在一個熟悉的環境下與同一族群的同學一起學習母語，會有一種認同感；在那個環境下，也不會害怕說，不會害怕去說錯這是最重要的。(編號 72)

從上述歷程分析的結果已明顯看出，當前台灣母語傳承的挑戰仍在意識型態的澄清與建立，無論是家庭或社會中，皆無積極創造友善的母語環境或認同，也因此讓我們更確認「建立母語意識」和「創造母語對話」為當前在年輕一輩中最重要的兩項母語復振的工作目標；因此，在社群的設定與經營上，我們對這兩項目標所採取的作法如下：

(1) 意識建立：在社群中持續傳遞母語相關資訊與知識（如：母語政策、語言權利、課程資源等），並透過社群的對話討論功能，引發群體對於議題的關注與關心，進而思考母語延續、文化傳承和族群價值等，從認識母語、意識危機到產生認同為此工作的主要方向。

(2) 創造對話：利用社群的網絡連結機制連結母語使用者，讓使用者能透過此平台找到對話的對象，並鼓勵分享自己的族群語言（如：母語歌謠、影片紀錄等），讓社群成員能逐漸感受母語是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而非視為「第二外語」般的學習和使用負擔。

## 4.2 母語社群建置與內容分析

自社群建立後六個月期間(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6月10日)所有 Facebook 粉絲團訊息共 79 條(管理者發佈 42 條，成員發佈 37 條)。如在研究方法所述，我們將所有訊息分類為：資訊分享、社群建構和行動推廣三部分。根據社群初始經營設定，資訊分享為最基礎功能，其提供成員母語相關新聞消息、議題評論、學習資源等。社群建構則是透過互動和對話與成員建立關係並讓社群穩固，包含發起議題討論、成員的直接對話及情感連結的歡迎詞或祝賀詞等。最後，推廣行動則是促進成員參與母語相關活動（演講、創作等）以及動員成員支持社群等訊息。

表三結果顯示，資訊分享為經營初期最主要的溝通模式，佔全部訊息的 67%，其內容皆為外部連結分享，其中 18% 為英文資訊（5 則），其他皆為中文內容。社群建構類別佔全部訊息的 14%，其中有一半是與母語相關的討論，如：不同母語的問候語和一些專有名詞的母語說法討論等。最後行動推廣則佔全部訊息的 19%，大多為母語相關演講、創作活動的推廣，另一部分則為動員成員協助推廣社群或分享內容。

表三 管理者發佈訊息類別統計

類別	案例	則數	%
資訊分享 (67%)			
資訊分享	他山之石—國外語言復振成功的故事。	28	67
社群建構 (14%)			
歡迎詞、祝賀詞等	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快樂	3	7
發起討論議題	想請問大家：「反核」的各個原住民語如何說？謝謝	2	5
與特定成員對話	Walis, Taga cih hay ha. Aji ta biyaw pprngaw da. Mhuway su bi balay!	1	2
行動推廣 (19%)			
活動邀請	2013【數位創世紀】徵件：歡迎大家投稿母語影片創作(如：紀錄片、音樂影片等) 2013/4/1 截止。	5	12
動員支持	挑戰明年開始前突破粉絲百人！請大家幫忙推薦～	3	7
總計		42	100

我們以相同的編碼原則對社群成員主動張貼訊息進行分類。表四結果顯示，不同於管理者的訊息內容分佈，資訊分享僅佔全部訊息的 5%，社群建構則成為最主要的類別，原因是社群經營初期我們為了促進成員參與，舉辦母語歌曲傳唱分享，過程中社群成員共上傳 32 則（占 87%）自己錄製之各族群母語歌曲。另外，在發起議題討論項目下也有 2 則相關訊息，但在行動推廣分類下僅有 1 則分享。

表四 成員發佈之訊息類別統計

類別	案例	則數	%
資訊分享 (5%)			
資訊分享	Seediq 語文競賽朗讀稿	2	5
社群建構 (92%)			
發起討論議題	為語言建置資料庫真的有用嗎？	2	5
社群活動	「獻醜了>"< 這是之前修基礎族語的時候，sakinu 老師教唱的!!」	32	87

行動推廣 (3%)			
活動邀請	花蓮部落大學師資培訓課程將於 102 年 4 月 19 日上午 10:00~17:00 在中區學習中心，歡迎有興趣的人一同來參與	1	3
總計		37	100

Facebook 粉絲團的經營機制提供管理者單一則訊息的接觸程度（被瀏覽次數）、受歡迎程度（按讚次數）和引發討論程度（回應次數）等相關資訊，為更深入了解各類型的訊息和使用者參與的關聯性，我們分別統計使用者在三大類型訊息參與互動的情形。表 5 結果指出，雖資訊分享是經營初期主要的傳播模式；然而，社群和行動類型訊息似乎較能接觸成員並引發共鳴。值得注意的是，社群成員仍少主動回覆訊息，以目前社群互動情形似乎較難引發對話，我們將在焦點團體訪談中深入討論並分析其原因。

而我們也同時找出這些訊息中最受矚目的內容，分別為管理者動員幫忙推廣社群之號召：「挑戰明年開始前突破粉絲百人！請大家幫忙推薦。」（共被觀看 178 次、收到 20 個讚），及呼籲成員分享成員自製的布農族影片（共被觀看 116 次、收到 17 個讚）。

此外，由於粉絲團的張貼訊息能經由使用者（如：對文章按讚或分享）擴散至其自身的社交網絡，達到更廣的接觸程度。我們根據 Facebook 所提供的數據顯示，社群建構和行動推廣類型的訊息平均每則在使用者的社交網絡中能有 12.1 瀏覽次數的成效，但資訊分享的文章平均每則卻僅有 7.9 瀏覽次數。

表五 管理者發佈訊息類型之接觸、受歡迎、和引發討論的程度

類別	則數	瀏覽	按讚	回應	瀏覽/則	按讚/則	回應/則
資訊	27	1720	58	11	63.7	2.1	0.4
社群	4	432	22	6	108	5.5	1.5
行動	8	776	48	4	97	6	0.5
總計	39	2928	108	21	75.1	2.8	0.5

註：本表統計排除 3 則未有任何觀看次數記錄之訊息。

由於資訊分享的訊息中包含文字類與影片類，為更理解不同類型訊息是否有不同的接觸效果，我們將文字資訊和影片分別計算如表六。從結果中我們發現，雖然在觀看次數上並無特別差異，但影片類型明顯較受成員歡迎。此外，中文內容的分享也比英文內

容受使用者歡迎，在平均每則英文訊息被瀏覽 33.2 次、按讚 1 次、回應 0.2 次；中文訊息平均被瀏覽 70.6 次、按讚 2.4 次、回應 0.5 次。

表六 管理者發佈資訊分享類型訊息之接觸、受歡迎、和引發討論的程度

類別	則數	瀏覽	按讚	回應	瀏覽/則	按讚/則	回應/則
文字為主	18	1153	28	4	64	1.6	0.2
影片連結	9	567	30	5	63	3.3	0.6
總計	27	1720	58	9	63.7	2.1	0.3

註：本表統計排除 1 則未有任何觀看次數記錄之訊息。

關於社群成員分享的訊息，由於 Facebook 所提供的功能設定並無顯示瀏覽次數，因此我們僅統計受歡迎和回應程度，結果如表七所示。我們很明顯看到，使用者主動參與的訊息（母語歌謠分享）能引發較多的討論和歡迎；而我們若同時比較表五結果，此現象更清楚的顯示，相較於經營者發佈的訊息，社群成員對於自身發起的議題和分享有更強烈的關注和喜好。

表七 成員發佈訊息類型之接觸、受歡迎、和引發討論的程度

類別	則數	按讚次數	回應次數	按讚次數/則	回應次數/則
資訊	2	5	0	2.5	0
社群	34	335	43	9.9	1.3
行動	1	2	0	2	0
總計	37	342	43	9.2	1.2

根據以上內容分析，針對研究問題二所發現的結果包含：

(1) 資訊提供是調查期間社群中最基本的溝通模式。雖然資訊類型的訊息是支撐社群產生對話和動員成員的基礎 (Lovejoy & Saxton, 2012)，但在此母語社群發展初期，單向的資訊分享過程較少引起討論或對話。不過，我們也發現，資訊呈現的方式確會影響訊息的接觸程度，如：影片類的內容普遍較文字內容更受成員歡迎。

(2) 以訊息接觸程度和被關注度分析，社群導向的訊息設計（如：情感交流的問候）比起頁面連結的資訊分享（新聞、評析、活動等）更能引起社群成員響應。如同社群媒體設計機制，成員的參與根源於社交連結，因此吸引對話的觸媒可能必須從網絡互動中發起，例如：在資訊分享過程中直接連結成員加入對話或透過活動促使成員主動分享訊息等。



(3) 促進行動的訊息是經營初期最受使用者矚目的類型。尤其是發起動員協助的呼籲，我們猜測這些行動能讓成員們不僅參與社群的成長和建構，且其能真實「看到」實際改變（如：當使用者邀請朋友加入後實際看到成員人數的增加也增進其滿足與成就感），進而或能產生對群體的認同。因此，我們將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更深入理解這些參與過程和行為背後的思考和感受。

### 4.3 焦點團體訪談分析

訪談結果顯示，所有受訪者對於此社群皆抱持正面態度，認為一個能認識母語文化、交流母語學習經驗的環境對於增進語言/文化的認同有積極的意義；不過從這些受訪者參與過程的所見所感，能讓我們檢視社群初始經營過程的優缺，幫助我們提出未來經營母語社群的具體執行建議，以下將分別描述與討論。

#### 4.3.1 建立個別母語子社團強化認同

首先，我們發現整體社會母語流失程度差異可能直接影響成員參與行為；如：以閩南語為母語之編號 6 的受訪者就提出：「因為還很多人在用（閩南語），有時會覺得自己的（母語）並沒有快瀕臨絕種的感覺，所以就不會特別關心社群上的（母語議題）討論或訊息。」並提到「（社群）好像比較在意原住民這件事，說台語的有時候會比較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東西放出來，感覺會怕有族群的對立。」我們再次檢視此研究調查期間所有訊息內容後發現，的確台灣原住民族語相關的議題為最多數，佔全部訊息的 40%（閩：9%、客：3%）。雖此社群目標是以「台灣母語」作為成員的共有認同，但讓各母語族群使用者共有空間似無可避免造成認同的衝突並影響參與意願。

我們同時也發現 Facebook 粉絲團的功能設定可能間接降低成員投入的動機。編號 2 的受訪者就指出：「在粉絲團下，粉絲貼的文章會集中到右上角，所以也會不方便去看大家貼什麼，感覺比較分散。我若想要分享，可能就直接分享在自己牆上。」故此介面不僅阻礙閱讀外，也讓使用者較難彼此互動討論。部分受訪者也建議可改用 Facebook 社團方式經營，藉由「邀請加入」方式，讓使用者產生如內團體（in-group）的凝聚感，提升對整體社群的認同和彼此成員的互信與互動。

故我們建議未來母語社群架構可改用 Facebook 社團功能建立個別母語的子社團，但這些子社團仍附屬目前共構的母語社群（粉絲團）中，讓不同母語使用者一方面能擁有獨立的歸屬空間；另一方面也仍能持續藉由分享母語維繫的理念與母語學習經驗，透過共通的「母語」話題，促進所有社群成員能相互「觀看」、「對話」及「理解」。

#### 4.3.2 以影像化、趣味化、故事化的訊息吸引參與

內容分析的結果已顯示，相較於以文字為主體的母語新聞或論述，影像內容較能吸引成員注目、討論與分享；如：社群成員間母語歌謠分享影片成功帶起成員們對母語的興趣，編號 3 受訪者就指出：「...像母語歌曲，不管是原住民哪一族、閩南或客家都好，感覺很新鮮、很特殊，過去可能也不會注意或不知道這些歌曲背後的意思，但透過大家的分享，可以更了解。」而我們更能從受訪者自身觀看影片的經驗，理解哪些影片類型能夠引發深入的反思並促進母語學習的動機：

我曾經看過一個影片內容是拍攝一個原住民小朋友，大約三、四歲但卻能講流利的阿美語，那個影片就讓我很有感覺，會反思自己的母語學習，看到這麼小的小朋友就這麼會講族語，但我們自己呢。我想如果有越多這樣類型的影片就會引起大家的討論...（受訪者 1）

在以文字為主體的訊息溝通上，有受訪者直言「有些比較學術的資訊，已經有點深了，就可能不會關心...我不會想去看太長的文章，如果又不是跟我母語有關的深入討論，就更不太會去看...」（受訪者 5）；故我們繼續追問所有受訪者文字訊息如何能吸引閱讀，多數的受訪者皆提出若資訊能具備「有趣」、「好笑」的元素，即使是不同的母語，也能引起大家的關注進而誘發分享或更多的對話與討論。也有受訪者建議：「如果是文字的話，我會想要看故事，我覺得故事會比議論還吸引人。另外還有語言學習的經驗分享，或者是學習語言中碰到的笑話。」（受訪者 3）因此，我們認為資訊分享的「故事性」、「趣味性」及「影像性」直接影響成員的關注和涉入度，未來訊息設計建議以個人化的敘事模式，讓社群成員感受到與「人」對話的情境，增進參與社群的興趣。

另值得注意的是，有受訪者提及網路社群中以文字為主體的溝通情境立即遇到母語文字化的挑戰。雖然當前台灣原住民語文字大多能以拼音文字方式呈現，但漢語（如：閩、客）的書寫系統至今仍未有固定化普及化的標準（洪惟仁 1995；Chung, 2007），因此這些母語使用者即便會講母語，在網路上仍難以用母語進行溝通：

我想用文字分享自己的心情，但是用打字其實很難把自己的母語傳遞出去，原住民語因為它是用拼音的方式或許可能還可以，可是像我們漢語的文字系統就沒有辦法呈現我們到底要講的東西是什麼。（受訪者 4）

#### 4.3.3 善用社群網絡連結增進互動頻率

社群媒體的關鍵優勢即為人際網絡的連結，但根據訪談回饋，藉此社群連結相同母語使用者進而建立語言習得情境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多數受訪者都建議，社群應建立機制幫助找尋精熟母語的同學或朋友的功能，讓自己在母語學習過程中有詢問及對話的

對象，或由社群主動發起組織母語學習社團，營造同儕學習的氣氛，讓成員能更方便使用母語，讓母語能真正落實在生活互動中：

希望從社群找到隨時討論母語的對象，之前學習母語有時候遇到不會的也不知道問誰... (受訪者 2)

(透過社群)找到同學一起練習真正的生活會話，要真的用到才會覺得母語怎麼用，而不是只在教室學，比如說我們在課本學你好嗎，我很好。可是我不一定每天都很好啊，我想要知道我如何能用母語真正回答生活的問題。(受訪者 5)

此外，由於此社群初始發展過程是以兩位作者作為主要經營者，並未讓成員實際參與頁面與訊息管理，如此很可能造成社群在訊息內容與網絡發展的侷限性。有受訪者就提出「如果只是一個人(管理者)漫無目的貼東西，可能效果不大。」(受訪者 4)。因此，我們認為未來社群管理除提高訊息發送頻率外，更應積極運用社群連結特性，將訊息傳播模式從「由上至下」(top-down)轉向「由下至上」(bottom-up)方式改變；如：分派成員任務共同經營或動員社群成員幫忙轉發等。如此可更貼近社群成員需求外，也更有機會藉由成員個人社會網絡擴張社群達到社交連結的推廣效果。

#### 4.3.4 結合實體與虛擬傳播以擴大接觸和影響力

結合實體和虛擬團體也可能促進成員參與並連結既有母語學習資源。由於線上網絡連結常來自於實體網絡互動的延伸 (Ellison *et al.*, 2007)；因此，與既有實體母語社團相互合作或直接成立相關社團不僅可能擴大使用對向，更可能強化對線上社團的認同：

網路使用有時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重要，也許還是要跟實體活動結合，例如可以鼓勵大家成立實體社團，像是客語社，然後把外面的東西帶進來。或者利用服務學習的方式，到部落去服務時，把過程和內容帶回來然後(透過社群)分享出去。(受訪者 4)

最後受訪者也建議，提升個人的母語意識，大眾媒體傳播可能為另一關鍵。因此，創新傳佈的理論架構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Rogers, 2003) 或能借用於未來母語復振中媒體溝通的操作模式：即透過大眾媒體 (如：電視) 宣傳促使母語意識的喚醒 (awareness)，讓大多數的民眾能開始知道母語的重要，而後再利用社群人際關係的影響，加深對自身母語的認同並促成語言使用習慣的改變：

像客委會有用各種的方式，比如廣告，來推廣。它(客委會)是很有意思

的來推動我們要來講客語，可是其他語言似乎並沒有這樣。而且它（客委會）一年也辦了好多好多的活動，我覺得有辦活動，在電視上有去操作這件事情，讓它（說母語）廣泛地被知道之後，大家的想法才會變得比較清楚自己的東西（母語文化）已經慢慢的在流失。（受訪者4）

綜合內容分析和深入訪談，針對研究問題二和三的發現結果包含：

(1) 以台灣母語社群為認同核心讓各種母語族群皆能相互串連仍具高度挑戰。從訪談回饋中發現，或因各族群所面臨的外在環境不同（如：不同的流失情境）或因社群內的對話氣氛（如：各族群訊息呈現的比例）很可能造成使用者對於社群的認同感產生程度上的差異；因此，各族群是否必須擁有獨立社群才有可能將對團體的認同轉化為對母語文化的認同值得未來實驗與探究。

(2) 母語社群初期傳播和互動模式可能僅部分喚醒參與者對母語的意識和對母語的認識。尤其訊息內容分析結果也顯示，這些母語相關議題、新聞或學習資源的呈現仍未引起對話的開展，部份受訪者也指出，過於學術的議題探索可能造成使用者排斥。我們推想，這或許和當前社群媒體的設計機制有關，以社交和娛樂為主體的使用習慣可能讓使用者期待社群媒體的溝通情境是以圖像或趣味為主體的傳播方式。

(3) 目前社群經營缺乏有效開發社群網絡連結功能。不過，若從當前社群建構和行動推廣類型的訊息成效來看，引發使用者主動參與除了必須利用網絡連結的效益外，更重要的是讓成員能夠感受到自身的投入和行為能創造改變。此外，使用成員也尚未積極透過社群連結尋找母語對話的對象，除了社群介面呈現讓使用者較難「看到」其他相同母語背景的成員外，各種母語使用者共構的社群也可能降低對話的意願；故我們建議未來或可採取結合「實體」（offline）與「虛擬」（online）社會網絡的模式，一方面透過實體社團或活動幫助虛擬社群連結更多的使用者，另一方面藉由虛擬的跨時空傳播情境持續維繫成員互動與社群參與。

## 5. 結論

本文為母語線上社群建構計畫之初探性研究，從理解當前年輕人語言學習歷程出發，發現母語流失的背後因素並發展屬於台灣母語的原生社群，積極促進母語使用與推廣，過程同時進行社群使用行為分析，以利調整未來母語復振工作。此研究主要發現敘述如下：

首先，我們再次確認「語言情境的消失」是當前母語流失的最主要因素，印證許多語言學家提出的警示（如：李壬癸 2010；黃宣範 2008；洪惟仁 1992 等）；然而，我們更憂心的是，在此現象下，整體社會對於母語使用意識似乎仍然不足，除家庭並未積極鼓勵母語溝通外，制式教育中台灣華語的優勢情境或面臨外語學習的競爭更將母語邊緣化。在調查的過程當中，我們甚至發現，若非因為此社群成員多數已接觸此復振課程的母語意識刺激，他們的母語傳承態度可能更加低落。因此，我們建議，當前台灣語言復振政策除鼓勵母語學習外，更應提升大眾對於自身族群/語言的認同，尤其對新一代的年輕人來說，在台灣華語幾已成為他們的「母語」的情形下，如何借助新興媒體展現本土母語文化並利用社群網絡連接斷裂的語言使用情境，仍舊我們必須長期努力的課題。

再者，透過內容分析和深入訪談後，我們認為未來母語線上社群經營可朝向以下方向調整：

(1) 分進合擊：研究結果顯示，以「台灣母語」作為認同社群其間的資訊流動恐難以滿足不同母語族群的需求；然而，我們認為不同母語使用者之間彼此的經驗分享、議題探索與相互觀看仍是促進母語復振意識的重要過程。因此未來仍可以社群「粉絲團」的型式，持續進行整體台灣母語意識的溝通，而後針對不同的母語族群使用者新設「社團」，以強化成員的歸屬感與認同感，達到分進合擊的復振成效。

(2) 深化連結：目前此平台仍未見明顯連結母語使用者產生的效益，未來或能利用網絡中關係連結強度（*tie strength*）的不同功能，進行母語意識的推廣。如：一方面，透過能進行觀念改變的強連結（*strong tie*；McAdam & Paulsen, 1993），促進語言意識和認同的建立；另一方面，藉由具有促進資訊流通的弱連結（*weak tie*；Granovetter, 1973），快速傳遞母語和活動訊息，接觸更廣泛使用者或媒合相同母語使用者進行對話。

(3) 軟化訊息：經營初期此社群的資訊互動仍以較嚴肅的母語議題評論、新聞或活動告知為主。而內容分析和訪談結果皆顯示，資訊分享的「故事性」、「趣味性」及「影像性」直接影響成員的關注和涉入度，因此未來的訊息設計必須更貼近社群網站使用經驗，以個人化的敘事模式，讓社群成員感受到與「人」對話的情境，增進參與社群的興趣。

(4) 強化行動：研究結果顯示，促進行動和自主提供的訊息較能引發使用者共鳴；因此，我們或應將單向資訊分享内容轉化成行動發起或活動邀請，以尋求成員支持為前提，吸引成員加入討論或協助（如：母語翻譯問題、邀請朋友討論），進而深化成員對社群的涉入，提升社群認同感。

(5) 整合虛實：由於我們期待透過虛擬社群建構參與者對台灣母語/社群的「想像」，進而產生歸屬；然而，根據訪談結果發現，實體活動與社團可能仍為必要性措施。一方

面，實體活動能幫助社群接觸更廣大的目標對象；另一方面，實體網絡的連結也應能豐富社群內的對話和導入更多資源（Huang *et al.*, 2013）。

最後，由於本研究為初探性調查，因其參與成員和研究時程有限，故深入訪談和內容分析僅提供復振方式的可能思考和建議。未來研究可在此基礎上，擴大社群的參與規模和時程，藉由更豐富的訊息分析或量化問卷普遍調查社群參與和使用行為，以更全面測試線上社群的傳播模式能否作為母語對話社群。另外，本研究也缺少和其他傳播工具相互比較或結合，在傳播科技行動化和媒體匯流的今日，未來母語復振規劃應能結合更多元的傳播工具同時進行，以達更有效的傳承。不過，我們仍然認為，新興媒體科技雖能帶來母語復振的契機或助力，但如同本研究不斷強調的「意識」（awareness）與「意志」（will），可能才是母語傳承的最重要關鍵。

## 引用文獻

- Araújo e Sá, M. H., & Melo, S. 2007. Online plurilingual intera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wareness. *Language Awareness* 16.1: 7-20.
-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rink-Danan, M. 2011. The meaning of Ladino: The semiotics of an online speech community.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31: 107-118.
- Buszard-Welcher, L. 2001. Can the Web help save my language? *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 ed. by L. Hinton & K. L. Hale, 331-34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Carroll, K. S. 2008. Puerto Rican language use on Myspace.com. *CENTRO Journal* XX.1: 96-111.
- Chung, R. 2007. The language policy in Taiwan and its impact on the use of Hakka. 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219-236。台北：中央研究院。
- Crystal, D. 2000. *Language Dea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nliffe, D., Morris, D., & Prys, C. 2013. Young bilinguals' language behavior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use of Welsh on Facebook.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8: 339-361.
- Edwards, V. K. 2002. Bilingualism, stories, new technology: The Fabula Project. *Children's*

- Literature as Communication*, ed. by R. D. Sell, 333-34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Eisenlohr, P. 2004.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nd new technologies: Cultures of electronic mediation and the refiguring of comm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3: 21-45.
- Ellison, N. B., Wohn, D.Y., Khan, M. L., & Fewins-Bliss, R. 2012. Reshaping access: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capita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su.edu/~nellison/ReshapingAccessToDistrib.pdf>
- Ellison, N. B., Steinfield, C., &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4: 1143-1168.
- Fishman, J.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 Grenoble, L. A., & Whaley, L. J. 2002. What does Yaghan have to do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Linguistic Discovery* 1.1, Retrieved from <http://journals.dartmouth.edu/cgi-bin/WebObjects/Journals.woa/1/xmlpage/1/document/36>
- Hermes, M., & King, K. 2013. Ojibwe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family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17.1: 125-144.
- Herring S. C., Paolillo, J. C., Ramos-Vielba, I., Kouper, I., Wright, E., Stoerger, S., Scheidt, L. A., & Clark, B. 2007. Language networks on LiveJournal. *Proceedings of the 40<sup>th</sup>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HICSS-40)*. Los Alamitos: IEEE Press.
- Honeycutt, C., & Cunliffe, D. 2010. The use of the Welsh language on Facebook.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3.2: 226-248.
- Huang, Y., Lee, A. P., Tang, A. A., & Friedman, P. K. 2013. Online and off-line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2013 Annual Conference of Taiwan Academy for Information Society. Hsinchu, Taiwan.
- Kerswill, P., & Williams, A. 2000. Creating a new town koine: Children and language change in Milton Keynes. *Language in Society* 29: 65-115.
- Kroskrity, P., & J. Reynolds. 2001. On using multimedia in language renewal: Observations from making the CD-ROM Taitaduhan. *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 ed. by L. Hinton & K. L. Hale, 317-333.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LaFortune, R. 2000. *Native Languages as World Languages: A Vision for Assessing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about Native Languages across Grant-making Sectors*. Saint Paul, MN: Grotto Foundation.
-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iv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ovejoy, K., & Saxton, G. 2012. Information, community, and action: How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use social medi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7.3: 337-353.
- McAdam, D., & Paulsen, R. 1993. Spec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ies and activ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9.3: 640-67.
- McCarty, T. L. 2008. Schools as strategic tools for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Lessons from native America. *Can Schools Save Indigenous Languages? Policy and Practice on Four Continents*, ed. by N. H. Hornberger, 161-179. Hampshir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 Milroy, L. 1980. *Language and Social Network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ontgomery-Anderson, B. 2009. The Cherokee electronic dictionary: Balancing the needs of learners, speakers, and linguis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Conservation (ICLDC), Honolulu, HI.
- Nettle, D., & Romaine, S. 2000. *Vanishing Voic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gers, E. M. 200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5<sup>th</sup> ed., New York: Free Press.
- Snow, C. E. 1998. Bilingualism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sycholinguistics*, 2<sup>nd</sup> ed., ed. by Jean Berko Gleason and Nan Bernstein Ratner, 453-481. New York: Thompson Learning.
- Sadan, T. 2011. Yiddish on the Internet.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31: 99-106.
- Sandel, T. S., Chao, W. Y., & Liang, C. H. 2006. Language shift and language accommodation across family generations in Taiwa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7.2: 126-147.
- Stone, L. 1972. Prosopography.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ed. by F. Gilbert & S. Graubard, 107-140. New York: Norton.
- Warschauer, M. 1998. Technology and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nalyzing the



- experience in Hawaii. *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55.1: 139-159.
- Warschauer, M. 2000. Language, identity, and the Internet. *Race in Cyberspace*, ed. by B. Kolko, L. Nakamura & G. Rodman, 151-170. New York: Routledge.
- 王雯君. 2005. 〈從網際網路看客家想像社群的建構〉,《資訊社會研究》9: 155-184。
- 石美惠. 2011.《台中市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運用線上學習平台學習族語研究》。台中：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吉娃詩·叭萬. 2006. 〈從紐西蘭毛利族的語言巢看台灣的原住民母語教學〉,《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1: 163-184。
- 李壬癸. 2010.《珍惜台灣南島語言》。台北：前衛出版社。
- 李元鴻. 2008.《同儕教導策略在資訊融入原住民族語教學之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教育科技研究所碩士論文。
- 大衛·克里斯托. 2001.《語言的死亡》(宋偉航譯、林毓茹編)。台北：貓頭鷹出版社。(原書 Crystal, D. (2000). *Language Dea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何萬順. 2009. 〈語言與族群認同：從台灣外省族群的母語與台灣華語談起〉,《語言暨語言學》10.2: 375-419。
- 周美香. 2007. 〈國小本土語言(文)教學的現況與建議〉,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 291-310。台北：中央研究院。
- 施正鋒. 2007. 〈語言人權〉,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 171-176。台北市：中央研究院。
- 洪惟仁. 1992.《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前衛出版社。
- \_\_\_\_\_. 1995. 〈論閩南語教材的書寫問題〉,曹逢甫、蔡美慧編《台灣閩南語論文集》, 319-336。台北：文鶴。
- 翁貴美. 2008.《客家數位學習推動成效之研究—以哈客網路學院與客語能力認證網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張美煜. 2004. 〈鄉土語言教學推動後,弱勢語言(客語原住民語)的新危機〉,《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15.1: 63-72。
- 張學謙. 2007. 〈邁向多元化的台灣國家語言政策—從語言歧視到語言人權〉。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 177-197。台北：中央研究院。
- \_\_\_\_\_. 2011.《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 陳淑嬌. 2007. 〈台灣語言活力研究〉。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 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

- 黃宣範. 2008.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二版）。台北：文鶴。
- 黃愷銘. 2004. 《線上學習融入族語教學之行動研究—以原住民族學生社團組織為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素英. 2007. 〈Holo 話與客家話的活力—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語言活力與瀕危度的評估準則談起〉，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55-71。台北：中央研究院。

---

黃毓超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yc@mail.ndhu.edu.tw

## 【附錄一】語言學習歷程研究對象背景資訊一覽

編號	性別	母語	編號	性別	母語
01	女	客語	30	女	原住民族語(泰雅語)
04	男	其他(客語/閩南語)	31	男	原住民族語(布農語)
05	男	閩南語	32	男	原住民族語(阿美語)
07	女	閩南語	33	男	原住民族語(布農語)
08	女	閩南語	34	女	閩南語
09	男	其他(華語/客語)	35	女	原住民族語(阿美語)
10	女	原住民族語(布農語)	36	女	原住民族語(阿美語)
11	女	閩南語	37	女	原住民族語(太魯閣語)
12	女	閩南語	38	女	原住民族語(賽德克語)
14	男	其他(閩南語/客語)	39	女	原住民族語(噶瑪蘭語)
17	女	閩南語	40	男	原住民族語(泰雅語)
18	女	閩南語	72	女	原住民族語(排灣語)
19	男	閩南語	82	男	閩南語
20	女	閩南語			
21	男	閩南語			
23	女	閩南語			
26	女	其他(排灣語/閩南)			
27	女	原住民族語(阿美語)			
28	女	原住民族語(阿美語)			
29	男	原住民族語(阿美語)			

註：已扣除2名以粵語為母語的僑生，共33名。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Building an Online Community for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Taiwan**

Yu-Chao HUANG and Amy Pei-Jung LE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his paper present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building an online community for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Taiwan by creating an interactive web space which integrate several soci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Facebook page, YouTube channel, Twitter, and Flickr albums. We investigate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es of young generation in Taiwan and propose that promoting the awareness of native languages and creating conversations among native language users are the two core works of this online community. We then analyze the messages posted on this platform during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its launch and conduct a series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online platform.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cial media (e.g., Facebook) can be an effective online tool to connect native language learners for informational interaction, experience sharing, and community networking.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using social media as a new approach to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mother tongue, social media,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online social community, the Internet